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江弱水 著

秘响旁通： 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

Secret Echoes from Another Side: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Contrastive Literature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江弱水 著

秘响旁通： 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

Secret Echoes from Another Side: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Contrastive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响旁通: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江弱水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2134-6

I. 秘… II. 江…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1781 号

秘响旁通:比较诗学与对比文学

江弱水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3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134-6/I·983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无不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对自已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的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目 录

第一辑 卞之琳化欧记

小引	3
灰色的音乐：卞之琳与魏尔伦	7
《荒原》上的《春城》：卞之琳与艾略特	14
卓绝的形式：卞之琳与瓦雷里	20
螺旋式上升：卞之琳与纪德	30
对语言的爱：卞之琳与奥登	40

第二辑 中西同步与位移

小引	49
一种天教歌唱的鸟：徐志摩片论	59
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74
闻一多与马拉美：诗与现实之间	91
眼之魔法：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	108
异性情结与异国情调：论何其芳	123
影响无焦虑：关于冯至《十四行集》	139

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	152
商籁新声：现代汉诗的十四行体	171

第三辑 译文互参

评夏济安译美国散文兼谈翻译观	193
一辞有两面，两面各一辞：两篇诗评的文本互参	198
文心雕龙·唐诗·卡尔维诺	209
回家	216

第四辑 作家析例

一只唯美的细腰蜂：王尔德百年祭	225
天地不仁巴别尔	229
从波德莱尔到永井荷风	240
超级现实与超现实：也谈《百年孤独》	249
那接骨木，那花楸树：谷羽译《茨维塔耶娃诗选》序	254
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	261
文、学、史的大手笔：读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272

第一辑

卞之琳化欧记

- 小引
- 灰色的音乐：卞之琳与魏尔伦
- 《荒原》上的《春城》：卞之琳与艾略特
- 卓绝的形式：卞之琳与瓦雷里
- 螺旋式上升：卞之琳与纪德
- 对语言的爱：卞之琳与奥登

小引

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就影响过他的西方诗人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同样情况是在我前期第三阶段，还有叶芝(W. B. Yeats)、里尔克(R. M. Rilke)、瓦雷里(Paul Valéry)的后期短诗之类；后期以至解放后新时期，对我也多少有所借鉴的还有奥登(W. H. Auden)中期的一些诗歌，阿拉贡(Aragon)抵抗运动时期的一些诗歌。^①

这份名单，如果再加上序中别处提及的魏尔伦(Paul Verlaine)，和他一直没有提起的散文作家如西班牙的阿左林(Azorín)和法国的纪德(André Gide)，就大致勾勒出卞之琳所受的西方影响的全貌。

对于卞之琳诗艺中的西方渊源，不同的研究者曾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加以讨论。说起作家之间的“影响”，卞之琳认为，除了“确实的”影响之外，还存在“不确定的也许仅只类似的所谓‘影响’”^②。他自己提出的西方诗人中，像叶芝和里尔克给予他的影响就“神似”多于“形似”而颇难指实。又比如他没有提起的西班牙作家阿左林，也属于一种心灵的感染。

① 卞之琳：《自序》，见《雕虫纪历 1930—1958》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② 卞之琳：《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见《沧桑集（杂类散文）1936—1946》，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1934年12月，沈从文写过一首谐趣诗《卞之琳浮雕》，假借卞的口吻说：“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①被戴望舒称为“无匹的散文家”^②的阿左林，在20世纪30年代曾风靡中国读书界。卞之琳着迷地集中翻译他的小品是在1934年年初，但1931年就已译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传教士》。阿左林让人倾心的地方是，他每每以亲切随便的笔调，从具体平常的事物，写出了西班牙人民，特别是小城镇上的各色小人物的灰色生活与不幸命运，其中渗透着浓重的忧郁：

这种忧郁，在一个冬天特别冷、食物少、房子没有顶的破城里，一世纪一世纪的承续下来，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悠久的陈金，一种参不透的氛围，包含了痛苦、任从、缄默、对于生命颤动力难堪的弃绝。^③

这也就是30年代早期卞之琳眼中的北平和那些南北小镇，只要剔除些西班牙民族的那种悲惨的宗教气息，加上点中华民族的苦中作乐、故作达观。卞之琳曾经与阿左林一样，拥有那份“我们干枯的乡土”所产的“我们民族的忧郁”^④。

在讨论一位中国诗人所受到的西方影响时，除了可以就显著的迹象一一举证外，也不可避免要就双方的类似之处作出某种推测。从显性与隐性两方面，我认为，魏尔伦、艾略特、瓦雷里、纪德和奥登，给卞之琳的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有一个现象十分显著，这就是卞之琳译诗与写诗“同步开始”^⑤。他的英法两种文学的高深造诣使他汲取的营养比别的诗人要来得广泛，他又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对自己的口味、能打动自己的心的作家来

① 《卞之琳浮雕》以笔名“上官碧”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2月1日。

② 戴望舒：《记玛德里的书市》，见程步奎编：《戴望舒文录》，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第9页。

③ 阿左林：《小哲学家自白》，《西窗集》修订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④ 同上书，第68页。

⑤ 卞之琳：《从〈西窗集〉到〈西窗小书〉》，《紫罗兰姑娘》，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3页。

译,这样就不限于英法,而旁及德语和西班牙语作家,也就因此,要比单纯的为翻译而翻译更容易产生心灵的感应。上述这些诗人与散文家,无一不是先后为卞之琳精心地译过而对他产生影响的。他与所译的对象之间秘密的交流,他的诗作与他的译作之间微妙的呼应,值得我们细加寻绎和抉发。

举例说来,卞之琳所译《阿左林小集》有一个日记断片,其中两处文字是:

做酒囊的匠人在街上工作。天上的蓝;这些皮匠的缓慢、有规律的动作。独一无二的瞬间。另一个动深情的瞬间。这些匠人沉默的、平静的工作在鲜明的日光中,诗人则工作、沉思在上边,在窗后。^①

突然间,像诗人的生命似的,黑天上掠过去,划过去一颗流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刹那间一心等待那颗横过大千世界的流星的回声,哪怕是极微小的一声。可是那颗星,像这位诗人的生命,如此优美、如此精致、如此高超的、默默的过去了。在天空里光明的一现,于是什么都没有了……^②

后一节未必就是卞之琳《路》“天上星流为流星”的出处,但当初译它时想必深有感触,写作时下意识地流诸笔端也未可知。前一节情形更复杂一些。1932年秋卞之琳的小诗《工作的笑》已写到匠人们的工作,则他一年多以后译到这些“沉默的、平静的工作”也当加深一层理解,滥觞的情思渐成“好一片春潮”;1938年春他在成都与友人合办刊物,遂名之为《工作》;1942年他译奥登,又慷慨于里尔克忍耐中的工作;1946年他译衣修午德,也还是赞美了“对于工作的献身”^③。这其间,分明有草蛇灰线式的联系。

① 阿左林:《日记断片》,《西窗集》修订版,第13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卞之琳:《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沧桑集》,第189页。

这又说明了另一个现象,即“同步”中又有着不同步。一个心仪的作家所感动自己的一切,会长久地沉淀心头,而在某一特定的时候不期然被唤醒,仿佛窖藏的情思突然发酵。在卞之琳的诗创作过程中,他所翻译的西方作家对他而言,常常此一时是麴母,彼一时是食粮。以下我分析从魏尔伦到奥登给卞之琳思想与艺术所造成的影响,有几点是大抵相通的:形式感,观念象征的手法,沉默而忍耐的精神等。卞之琳用“化欧”而不用“欧化”来描述自己同那些西方作家的关系^①,更能准确说明交流的“双向”性。那些西方作家只有在能够唤起感应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是微妙地混合着起作用的,因此,“化欧”一说,显示了诗人主体的存在。

^①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第15页。

灰色的音乐：卞之琳与魏尔伦

—

卞之琳最初写诗曾受“新月”诗风的影响，但很快他就带着“新月”给他的营养而超越了“新月”。帮助他作这一超越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魏尔伦。

卞之琳说：“恰巧因为读了一年法文，自己可以读法文书了，我就在一九三零年读起了波特莱，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梅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我觉得他们更深沉，更亲切，我就撇下了英国诗。”^①卞之琳说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诗启发了他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魏尔伦给他的启发就远过于此了。张曼仪曾讨论了卞氏 1931 年的《长途》与魏尔伦的《遗忘之歌》(Ariettes Oubliées) 第八首《在连绵不尽的》(Dans l'interminable)、1932 年的《白石上》与魏尔伦的《三年以后》(Après trois ans) 的联系，指出后者对前者有明显的影响痕迹。^②赵毅衡、张文江比较了卞之琳的《夜风》和魏尔伦的《智慧集》(Sagesse) 第三部第六首后，也下了结论：“卞之琳最早的诗作中，也有一些诗刻意追求魏尔伦式的密集音韵。”^③我还可以举出如下例子，以说明早在 1932 年节译尼柯孙 (Harold Nicolson)《魏尔伦与象征主义》(原书《魏尔伦》最后一章的

① 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文艺报》1 卷 4 期(1949 年 11 月 10 日)，第 31 页。

②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 年，第 23、32—33 页。

③ 赵毅衡、张文江：《卞之琳：中西诗学的融合》，见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06 页。

节选)之前,卞之琳就开始了对魏尔伦诗情的熔铸和技法的采纳。

1931年,卞之琳写有一首诗《胡琴》,曾收入《鱼目集》,但终未选入《十年诗草》和《雕虫纪历》,应属诗人“自行废弃”的习作。全诗共三节,这里是一、三节:

秋风里
冷静的街头
咿咿呀呀一阵
胡琴的哀愁
低诉与
脚踏落叶的行人。

.....

我尽走,
不想买胡琴,
痴看衰草在墙上,
寒鸦在树顶,
想寻求
算命小锣的当当。

这首《胡琴》,可作为魏尔伦影响的又一显例。魏尔伦有一首名诗《秋歌》(*Chanson D'automne*):

Les sanglots longs	秋之提琴
Des violons	弦弦声声
De l'automne	如怨泣,
Blessent mon cœur	单调漫长
D'une langueur	令我神伤
Monotone.	慵无力。
 Tout suffocant	 窒息难言

Et blême, quand	容颜惨淡
Sonne l'heure,	钟声鸣,
Je me souviens	令我追念
Des jours anciens	似水华年
Et je pleure;	泪沾襟。
Et je m'en vais	我遂出门
Au vent mauvais	恶风袭人
Qui m'emporte	行趑趄,
Deçà, delà,	忽东忽西
Pareil à la	飘零无依
Feuille morte.	如落叶。 ^①

持《胡琴》首节与《秋歌》相较,只见“提琴”换成了“胡琴”;“咿咿呀呀”的“低诉”如“呻吟”(sanglots)一样,听起来“哀愁”“伤心”(mon cœur);“秋风”“落叶”也完全一致,只是行路者一为“我”,一为“行人”而已。卞之琳对魏尔伦这首名作印象应该很深,而且接触此诗一定会早在1930年秋,因为其时所写的《黄昏》一诗,就明显袭用了《秋歌》的形式。试看《黄昏》二、三节:

幸亏有寒鸦
拍落几个“哇”
 跟随了风
敲颠了窗纸,
我劲儿一使,
 推开了梦。

炉火饿死了,

① 施康强译文,《世界文学》1983年第2期,第103页。

昏暗把持了
一屋冷气，
我四顾苍茫，
像在荒野上
不辨东西。

首先，韵式完全一致，都是 aaxbbx, ccyddy；其次，音节也相似，法语的四三音节交错变成了汉语的五四字数交织；不仅如此，“四顾苍茫”“不辨东西”之感与《秋歌》末节的“这儿，那儿”(Deçà, delà)却终不知“哪儿”的茫然也相通。《黄昏》是卞之琳平生最早的诗作之一，所以说，他受魏尔伦的影响，一直可以追溯到其写作生涯的起点。

二

1932年11月，卞之琳在《新月》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他译的尼柯孙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这篇译文，对理解卞氏的诗风形成，特别是1932年至1933年中一些诗作的产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尼柯孙诠释的魏尔伦深获诗人的心，他遂在文前加上一段按语说：“其实尼柯孙这篇文章里的论调，搬到中国来，应当是并不新鲜，亲切与暗示，还不是旧诗词底长处吗？可是这种长处大概快要——或早已——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①卞之琳的诗，却正好保持了这一长处。

亲切与暗示，既然也是旧诗词的长处，那么魏尔伦的影响的确是结合着中国古典诗学一起对卞之琳发生作用的。尼柯孙论魏尔伦这篇译文发表前的一两个月和发表后的一两年里，卞之琳所写的一些诗，大抵能摘引这篇译文中的某些话来加以描述。比如尼柯孙说：“我们只要把他发表过的许多诗里最后一行读一读，看他到底有多少次把他底梵哑

① 卞之琳译：《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新月》4卷4号（1932年11月），第1页。